

愛莎

著 夫涅格屠·N

譯 堪 胡



爱莎的魔法书

爱莎的魔法书

屠格涅夫著 胡堪譯

愛 莎

敏汝出版社刊行

愛莎

(每冊實價 元)

著者 屠格涅夫

譯者 胡 堪

出版者 敘汝出版社

經售者 利羣書報社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那時候我是二十五歲」N開始說。你看，這是過去很久的事情。我剛獲得自由就出國了，但並不是像當時一般人所說那樣的去是爲了「完成我的學業。」而是簡單地希望看看世界，我是壯健、年青、愉快、從來沒有缺過錢。煩憂也沒有開始，我毫無顧慮地生活，想什麼就做什麼，總而言之，很得意。當時我沒有想到人不是植物，長久繁盛是不可能的。青年人吃過一些鍍金的甜餅，便想這是他的永久的糧食。但是乞求麵包屑的時候來了，不過，談這一切是不值得的。

我毫無目的，毫無計劃地旅行；那裏使我快樂，我就停留在那兒，只有感到希望去見見新的人物——正是人物，我就繼續出發。有些人是特別使我發生興趣；我憎厭珍奇的紀念碑非凡的陳列品，一看見嚮導，就引起我的憎厭與煩惱的感情。德萊斯登的「像地窖」(註)幾乎使我發狂。大自然確實使我傾倒，但我並

不愛所謂自然界的美景，優麗的山巒、岩石、瀑布；我不愛大自然，因為牠迷惑我，擾亂我。可是人類的生動的面孔、語言、動作、嬉笑，這一切在我的生活中是不可少的。在人羣中，我會感到特別的愉快和舒適；我愛到別人常去的地方，隨着別人叫喊，同時我喜歡看他們怎樣叫喊。我愛觀察人……我甚至不是觀察他們——而是懷着喜悅的不倦的好奇心欣賞他們。但是我又離開去了。

這樣的，在二十年以前，我住在萊茵河左岸的德國的Z鎮上。我尋找孤獨，我剛被一個年青的寡婦刺傷了心，我跟她是在溫泉認識的，她很漂亮而又聰明，對每個人都賣弄風情，——甚至對我這罪人也不例外，——起初她逗引我，而結果殘酷地傷害了我，和一個紅潤面頰的巴伐利亞的軍官要好。我承認，我的創傷並不很深，但是我覺得一時的憂鬱與孤寂是難免的——為什麼不渡青春的歡樂呢！——就這樣住在Z鎮了。

這小鎮使我愛戀的，因為牠處於兩座高崗之間，牠的殘破的城垣和寶塔，古老的菩提樹、牠的險峻小橋橫跨過清澈的小河。這是一條萊茵的支流。但最主要

的，牠出產名酒。在傍晚，太陽剛隱去，（這正月六月）許多美麗的秀髮的德國小姐就在水鎮的狹窄的街道上散步，跟外國人相遇的時候，就用愉快的聲音向他們道「晚安」，甚至當月亮昇上古老的房屋的尖頂和路上的小石子在凝靜的月光中可以清晰地描繪的時候，很多小姐還不肯回去。我愛在那時候在鎮上閒逛；月亮彷彿從純淨的天空凝視着小鎮，小鎮感到了這窺視而站得靈敏和安靜，一切都浴在月光中，浴在平和而幽靜動人的月光中了。高聳的哥德式的教堂尖頂閃爍着蒼白的金光；水波在河流的暗黑的水面上以這樣的金光漂浮；在石屋頂下的狹窄的窗中點着昏暗的細臘燭（德國人是節儉的！）；葡萄藤祕密地用自己的盤旋的觸鬚纏繞在石牆上；有什麼東西跑過三角形的市場上，古老的木架子的旁邊的蔭影中；突然傳來夜班看守者的睡意朦朧的警笛，一隻溫和的狗低沉地叫着，暖和的空氣拂向你的面孔，而菩提樹的氣息是這樣的香甜，胸部會毫不自由的深深地深深地呼吸「美」這個字——不是感嘆也不是問話——就從你的口中吐出來了。

2 鎮離萊茵河兩里，我時常去看這雄偉的大河，久久地坐在一株孤獨的大橡

樹下的石橙上，痛苦地緊念着那位殘忍的寡婦。帶着差不多是孩童而龐和衣襟上繡着被創刺穿了的紅心的聖母瑪利亞的雕像，憂鬱地從枝隙間窺視着。在對岸是比我住着的稍大的L鎮。有一個晚上，我坐在我喜愛的石橙上，看看那河流，看看那天空，那葡萄園，一羣銀色頭髮的孩子，在推到岸上的翻轉了的船底塗着油的船沿上爬着。幾隻鬆了帆底小船駛過去了；綠色的波浪不斷地滑過去，幾乎是澎湃和咆哮。音樂聲突然傳到我的耳膜，我傾聽着。在L鎮正奏着華爾茲曲；低音提琴不停地響着，還隱約地聽得到小提琴聲和活潑地吹着的豎笛聲。

「那兒幹麼？」我問一個走過來的老頭子，他穿着絨毛的背心，藍色的長襪，和有扣的鞋子。

「那兒，」他一邊回答，一邊把烟斗嘴從唇的這邊移到另一邊。「從B鎮來的大學生在舉行宴會。」

「我去看看這宴會吧，」我想，「而且我沒有去過L鎮。」我就找了一個渡船夫，出發到對河去了。

(註) 德萊斯登許多珍貴的物品的貯藏

二

也許不是每個人知道這種宴會的。這是——特種的莊嚴的宴會，與會的都是同鄉或知己的大學生。差不多所有參加宴會的人，都穿着很久以前德國大學生所採用的服裝：匈牙利的外衣，長統靴，鑲着某種顏色的帶子的小帽。大學生們往往是在他們長者的主席的領導下，集合起來晚餐，暢飲達旦，喝着酒，唱着「快樂之歌」（當時德國的流行歌曲），吸着煙，咒罵着俗物，有時還僱來一個樂隊。

這宴會在掛着「太陽」招牌的小旅館的花園中舉行，這花園朝着街道。旅館和花園點綴着旗子；大學生們坐在修剪過的菩提樹下的桌子邊，桌子底下躺着一隻狼狗；在鋪掩着常春藤的涼亭的那一邊，音樂師們不停地熱烈地吹奏着，喝着啤酒來提神。在花園矮牆邊的街上。聚集了一羣人；善良的小鎮的住民，是不會

放過察視新來的遊客的機會的。我混進旁觀的人羣中。望着他們的面龐，我感覺很愉快；他們的狂熱的擁抱，不懷惡意的年青人的嬌態，他們的燃燒着的視線，無原無故的笑——這世界上最優美的笑——所有這一切的快樂的沸騰，這種年青的新鮮的前進心——只要前進，不管向那方面——這種無憂的安樂，感動了我，興奮了我。「我不能去參加他們嗎？」我問着自己。

「愛莎，你看夠了嗎？」突然在我身後響起用俄語的男子的聲音。

「再等一會兒，」一個女子用同樣的語言回答。

我迅速地回過身來，我的視線落向一個戴着帽子穿着寬大的上衣的漂亮青年；他挽着一個身材不高的年青的姑娘，她戴着一頂遮住了上半部臉的大草帽。

「你們是俄國人嗎？」我情不自禁的問了這句話。

那個年青人微笑着回答：

「是的，我們是俄國人。」

「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在怎樣偏僻的地方……」我開始說。

「而我們也沒有想到，」她打斷了我。「爲什麼？這樣更好。讓我自己介紹；我叫葛林，這是我的……」他遲疑了一下「我的妹妹。而你的名字能讓我知道嗎？」

我介紹了自己，我們開始談話了。我知道葛林和我一樣以旅行自樂的，一星期以前才到L鎮，就在這兒住下來了。老實說，我不很高興在國外結識俄國人。我甚至在遠處從他們的步態，服裝，特別是他們的面部表情，就可以辨認出他們。他們的自滿、蔑視、驕傲、突然會變成慎重的小心的表情……。這種人立刻會變得機敏，眼睛不安地搜索着……。『我的爸呀！我沒有錯吧？他們不在笑我肥？』這副搜索的目光好像在這樣說……。這一瞬過去，——又從新回復他們的偉大的特性，間或閃過陰鬱的疑惑。是的，我躲避俄國人；然而葛林使我愉快。世界上有一種幸福的面孔；能使人瞧着快樂，好像她能給你以溫暖和撫慰。葛林就有這樣一副和藹的可親的面孔，帶着大而溫柔的眼睛，柔軟而鬆曲的頭髮。即使不看他面孔，只聽他的說話的音調，也會覺得他在微笑。

他稱爲妹妹的那位姑娘，初看起來顯得很美麗。在她的黧黑的微圓的面容的諧和上，有一種奇傑的特徵，帶着不大的細而高的鼻子，孩子似的面頰，烏黑的明亮的眼睛。她的身材很苗條，但是好像沒有完全發育，她有點不像她的哥哥。

「你願意到我們那兒去玩嗎？」葛林對我說，「好像我們看夠這些德國人了吧。要是在我們那兒，真的，要打破杯碟和毀壞椅子了，可是這些青年怕有點太拘謹了。你覺得怎樣？愛莎，我們回家去好吧？」

那姑娘同意地點點頭。

「我們住在鎮外，」葛林繼續說：「在葡萄園中的一座小屋裏，很高。女房東答應給我們做一些乳酪。現在天快黑了，你最好在月光中渡萊茵河。」

我們去了。穿過低低的城門，（古老的城城牆是用圓石砌成的，城樓還沒有完全殘缺）。

我們來到了田野，沿着石牆走了百步，在一個邊人小門前停下來了。葛林打開門，領我們沿一個立陡的小徑上山去，台階的兩邊長着葡萄藤。太陽剛落，

暗淡的紅光，躺在高架上的綠色的葡萄枝上，從枝隙間，灑落在大大小小的石板上，塗抹在小屋的白牆上，這有着黑色的傾斜的橫木和四扇明亮的窗子的小屋，座落在我們上去的那個山崗上。

「這是我們的住宅！」葛林喊着，當我們走近房子的時候，「而這女房東給我們送乳酪來了。晚安，太太。我們現在立刻吃晚餐；但是首先」他接着說。「請你環視一下風景如何？」

風景確實很優美。我們面前躺着夾在蔥綠的兩岸之間的銀白色的萊茵河；有一處，河水被落日的赤金的餘輝燃燒着。河岸上的小鎮埋露着自己的全部房屋和街道，再展開去是廣闊的田野和山崗。山下很秀麗，而山上更好：使我特別感動的是清澈而深邃的天空，光亮而透明的空氣。牠新鮮地輕柔地像波浪似的在你四週靜靜地盪漾，好像在高空更使牠富樂。

「你選了一個很幽雅的住宅，」我說。

「愛莎找着的，」葛林回答說。「噯，愛莎叫他們把東西搬出來。我們在空

場上晚餐。這兒可以更清楚地聽到音樂。你注意過嗎，「他轉過來對我說：『在近處聽華爾茲曲沒有意思，——是粗俗的拙劣的聲音——在遠處，却是奇妙的！會引動你的羅曼諦克的琴弦。』」

愛莎（實際上，她的名字叫安娜，葛林這樣叫她，而你們也得允許我這樣叫她）愛莎進屋裏去，不一會跟女房東一起出來了。她們端着一隻大盤子，上面放着乳酪、碟子、匙子、糖、楊梅和麵包，我們坐下來開始晚餐。愛莎摘去帽子；她的剪短了的黑髮，像男孩子似的梳理着，密集的髮辮垂落在頸上和頰上。她開始對我很羞澀；但葛林對她說：

「愛莎，不要曲縮着！他不曾吃人的。」

她笑了，過了一會就自動和我談話了。我從沒見過這樣好動的人。連一瞬也坐不定；她常站起來跑進屋子又跑出來，低聲地哼着歌，她時常以最奇怪的姿態笑着，她的笑不是由於聽到了什麼，而是來到她的腦裏的各種思潮。她的大眼睛和悅而大胆地直射着你，但有時她的睫毛輕輕地垂下了，那時的她的目光會

立刻變得深沉而溫柔。

「我們談了二點多鐘。白日已經離去很久，黃昏起初是炎熱的，後來變得明朗，殷紅，再變得蒼白，昏暗，靜靜地~~並~~投在黑夜的懷抱裏去了，而我們的談話繼續着，和平而恬靜得像週圍的空氣一樣。葛林叫來一瓶萊茵酒，我們緩慢地飲着牠。音樂不停地飄送過來，顯得比以前更甜蜜更幽美了；在鎮裏和河上點起了燈。愛莎突然垂下了頭，髮髮遮掩了她的眼睛，沉默着，嘆息着，於是告訴我們她想睡了，就跑進了屋；可是我看見她沒有點臘燭，久久地站在關着的窗前。最後，月亮昇起來了，在萊茵河上跳蕩着；一切都變得朦朧，甚至我們的多角形的杯子中的酒，也閃爍着神祕的光輝。風像收斂的翅膀似的平息了，消失了。暗夜的溫暖的芳香，從地上輕輕、飄起來了。

「是時候了！」我說。「不然要找不到渡船夫的。」

「是的，是時候了，」葛林重複着。

我們沿着小徑走下來。突然石子在我們後面滾下來了：這是愛莎追着我們。

「難道你還沒有睡嗎？」她的哥哥問她，但是她一個字也不答，跑到前面去了。在小客棧的花園裏，大學生們點着的最後熄滅的殘燈，從樹葉下面照耀着，顯出他們的歡樂而奇妙的景象。我們在岸邊找到了愛莎：他正在和渡船夫談話。我跳上了船，跟新朋友道別。葛林答應明天來看我；我握了他的手並且伸手給愛莎；她只是凝視着我搖搖頭。船離了岸，就順着急流漂去了。健壯的老船夫緊張地望着暗黑的水。

「你正在月亮的光柱中駛過去，你把牠衝破了。」愛莎向我喊着。
我低下了眼睛；看着黑黝黝的水波在船的四週躍動。

「再見！」又傳來她的聲音。

「明天見，」葛林摟着她說。

船划到，我跑上了岸環視了一下。在對岸已經看不見人了。月光又像金橋似的橫跨過河上。蘭諾的老華爾茲曲的結尾的急速的拍子，飄傳過來。葛林的話是對的；我感到我的心弦在顫動，回應着那徐徐誘人的旋律。我穿過迷濛的田野回

去，緩緩地吸着那芳香的空氣，我進了自己的房間，依然被甜蜜的歡樂的倦怠的無目的的期望支配着。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但爲什麼我幸福呢？我沒有希望什麼，我也不想什麼……我是幸福的。

豐富的喜悅和活躍的情感，幾乎要使我笑，我倒在床上已經閉上了眼睛，忽然想起在晚間我一次也沒有想起我那殘忍的美人兒的……。『這是什麼意思？』我自己問着自己。『難道我不再愛了馬？』給自己提出了這問題後，我就可立刻入睡了，好像一個小孩躺上了搖籃。

三

第二天早晨（我已經醒了，但還沒有起床）我聽見手杖在窗下的擊聲，我立刻聽出這是葛林的歌聲：

「你還在睡嗎？用六弦琴